

人生到處有文章

李歐梵教授談古文教學

■ 文：洪營娟



在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任教的李歐梵教授，曾任教美國多所著名大學，在西方文學研究的成就毋庸置疑。他在多個藝術範疇鑽研亦深，相關著作甚豐。與他談古典文學，他同時帶你遊走滔滔話題——西方文學、電影、音樂、建築等——無所不談。

沒學好古文是遺憾

去年十月，李教授開辦《中國人文經典：大師導讀》講座，與大學一年級學生讀《史記》，論《赤壁賦》，談《三言》和《阿Q正傳》。李教授在每節課選一篇中國經典文章為讀本，並請來其他學系的講師講解與文章相關的藝術作品。如讀《赤壁賦》時會共賞赤壁名畫，學生便可從不同藝術角度，感受經典文學之美。修讀此課程的學生有中文系的本科生，也有來自音樂系和藝術系的學生。上李教授的課，不難發現他善於把各個藝術領域的知識線編織成一塊文藝網，引領學生感受經典文章的情蘊，串連經典文學、藝術和生活等範疇，把文學帶進生活，做到「人生到處有文章」。

想不到訪問甫開始，李教授與我們分享的，竟是少時未有學好中國古典的遺憾，他更謙稱現在的古文知識遜於同輩，未達上乘。「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較西化，大學時選科也偏好外文，古文訓練不足，與同輩相比，我的古文根基明顯不夠好。同輩的朋友，即使非主修文學的人，大都精通古文，像晨興書院（中文大學新書院）的院歌便是由著名數學家以古文寫成的。現在我才後悔，為甚麼以前不學好古文？」

李教授專長研究西方文學和現代文學，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忱一直不減。他深知古文之美，與白話文有莫大區別。「以中文表達最美的意境和最細膩的感情，白話文是比不上古文的。就像大家耳熟能詳的粵劇《帝女花》，它的詞全都是很美的古文，聽起來令人感動。我太太很喜歡這詞，我的父母也會唸會唱；又如電影，從前看的台灣和美國電影，電影的中文名稱都是四字或七字，像『曲終夢迴』四字就包含『音樂完了，夢也完了』的意思，用字多巧妙、精準。」

讀古文首重背誦

李教授認為要學好語文——特別是好的文字，中英文皆然——必須背誦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音韻和節奏、意象和內涵。「大學時期我在外文系攻讀，大一時上中文課，教的幾乎全是古文，當時我的興趣是西方文學和西方電影，覺得學古文是既沉悶又沒意思的事。當時學古文看似是『無所為』，後來卻發現古文的知識和意義已在腦中潛移默化，日後甚至幾十年後才發現對自己有用。」

李教授說，這是學習中必經的啟蒙階段，「啟蒙」可分兩類：一是得到師長或從他人身上得到指導而獲得的啟蒙；一是靠自身積累知識，忽然一天全然明白過來，是一種自我「開竅」的過程。「我以前讀過不少描寫山水景色的古文作品，當時未必有很深的感受。直至一次我到九寨溝旅遊，對眼前美景深感震撼，馬上明白『身在虛無飄渺間』的意境了。積累和開竅是互相影響的，學習文學和古文，若欠缺了積累，就不能開竅。」

李教授兼擅中西文學，發現學古文同時有助他寫作及研讀西方文學作品。「我是學外文的，剛開始寫文章時，都以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方法來寫，但這方法不管用，無法抓住中國語言的韻味；我也會說普通話，那麼只要把說的話寫成文章不就成了？可是這樣的文章一點文采都沒有。失去中文韻味也就失卻寫作的意義，不如不寫！中文的神采都是來自古文的。我以前讀到有趣和好看的西方文學作品都以古文翻譯的，如翻譯大家林琴南的譯作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、《茶花女》，我覺得一點都不難讀，而且愈讀愈覺有趣。這些作品都成了我寫文章的養分，受用至今。學古文看來對我沒有直接的用處，我不擅寫古文、古詩，工作上也沒此需要，但它供給我文化方面的資源，助我表達所想。我的友人都從古文中學

到不少成語，而他們的文章也多運用四字成語，這些作品未必是上乘之作，但比現在連成語也不知是何物的年青人所寫的，也就好多了。」談及古文給人帶來的「文化資源」，自然讓人想起李教授在著作中常提到的「文化遺產」——不只是從文章中學到遣詞用字、意境片段，更包括文章背後的人文精神。如李教授所言，這都得靠浸淫、積累得來。

且先不論英文書，即使是中國文學名著，今日香港的中學生又讀過幾本？我於是近水樓台向我的妻子請教，她在香港受過全套中文教育，七十年代我讀《麥田捕手》的時候，她還在唸中學。她即席憶出一個書單，令我大吃一驚：四書五經節選、唐詩宋詞，附帶「國學常識」；此外還有古文名篇——〈岳陽樓記〉、〈弔古戰場〉、前後〈出師表〉、前後〈赤壁賦〉……當然少不了現代文學——朱自清的〈背影〉，她現在仍記憶猶新，正如同她當年背誦的古文一樣。在她那個年代受教育——我也如此——古文都是背誦的，雖然當時一知半解，但多年後就變成了自身的文化遺產。

（〈仲夏夜書城之夢〉，
載《都市漫遊者：文化觀察》）



《啟思高中中國語文》
中四單元四

教活古文自有方法

中國古典文學中，李教授偏愛蘇軾《赤壁賦》。他教學生欣賞這首詞時，會播放電影《男人四十》片尾全家人在老師病牀前合誦《赤壁賦》的片段，他說此情此景令人感動。「古文要教得精彩，老師要選一些與自己的感受或生活有關的文章和片段來教。當我們遊歷中國名山大川時，就可見到處是『古文』了，像在電影裏，主角一家最後為了這篇《赤壁賦》而決定遊長江三峽。親身遊歷古人記載過的地點，相關的古文片段便會自然浮現腦海。」

除了《赤壁賦》，唐詩《長恨歌》、小說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紅樓夢》都是李教授鍾愛的文學經典。「好的古文往往能連繫日常生活感受。我讀《長恨歌》，就會想起唐明皇、楊貴妃，雖然已不記得全篇內容，但篇中佳句總縈繞腦中，偶爾脫口而出。像我常跟太太說笑，現在都到了『侍兒扶起嬌無力』的年紀了。」李教授笑道古文如何滋養他的生活情趣。

李教授認為人只要專注發展自己的興趣，必有一番作為；要讓學生在生活中發掘學習的趣味，學習就須與生活連繫。「我們讀古文時要有閒情逸致，可是現在的老師都太忙了，他們欣賞藝術的心情都因忙碌而失掉了，還哪有時間細心鑽研古文精髓？他們若能退而求其次，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連繫到古文教學已很不錯。最好還是想方法讓學生自發地學古文，就像年青人對情愛的題材一定感興趣，老師就給他們一些有趣的習作——以古文來寫情書如何？古文、詩詞中關於愛情和浪漫的作品俯拾皆是啊。」李教授還指，把古文帶進生活的方法很多，關鍵在老師能否因時制宜，發揮創意。「以前老師要引起學生學習《出師表》的興趣不容易，但當一些以三國時代為背景的电影上映時，學生從電影接觸到作品的歷史背景，從而對作品有所感應和發生興趣，自



然會主動求知，這樣老師教起來不就容易了嗎？只要選既有意思，又與生活有關的東西來教，學生一定感興趣。」

教學絕不食古不化

李教授坦言，比較中、港、台三地，香港學習古文的風氣最差。「我們很容易從中、台的現代文學中找到古文的痕迹，如台灣女作家的作品中就常見她們引用古文，張愛玲的作品也有大量古文用語，魯迅用的更多。這是香港文學不常見的。」李教授明白香港人做事講究效率，崇尚功利，又缺乏生活樂趣，因此要讓香港學生對學問發生興趣，他明言要目標先行，先給他們短期且明確的目標，逐步學習。「讓他們先認識歷史較短的古典作品，再循着年代溯源而上。清末、民初作家如梁啟超、康有為、孫中山的古文作品都寫得好，值得看，只要學生每天能沿着歷史往『前』一點看，然後讀到王安石的作品，終有一天讀到《史記》。」

李教授以「絕不能食古不化」來形容現時古文教學的出路。「古文教育絕不能『食古不化』，老師那怕是要求學生用古文來發短訊，寫情書，只要發掘到古文有趣、有挑戰性的地方，他們就會自發地學習。學習古文的方法很多，像我每晚會唸一首古詩送給太太，既是生活情趣，也是學好



李教授提到一齣關於康有為在瑞典遊歷的電影時，隨手拿起《康有為瑞典遊記》，就談得興高采烈。

古文教學的「唐吉訶德」

古文之法。學生不妨先從對聯開始學古文，這樣較容易，也較有趣；學好對聯後學詩，教杜牧《清明》時，老師可以告訴學生，現在香港的『杏花邨』，就出自『牧童遙指杏花邨』一句了。學生以後看到杏花邨，就會聯想這詩了……總之老師千萬不要把古文當成是死的語言來教，沒有人會對沉悶、過時而無用處的東西生出興趣。」

雖說香港的文化風氣較薄弱，但李教授仍認為香港的社會環境較自由，能容納不同的「小眾」，因此只要稍加創意，推廣古文還是有可行之法。「要學習和教育風氣截然改變是不可能的，我鼓勵從『小眾』着手。學古文的目標不必很遠大，大規模的古文活動辦不成，就辦小型的：學校可用一節課時間教學生欣賞饒宗頤先生的書法，欣賞書法之餘學古文，總之要想辦法把古文教育帶進香港文化之中。我們別低估香港人在商業上的創意，有餐館會把現代詩當成外牆裝飾，也許這是推廣古文的另類方法。既然我們認為香港人崇尚功利主義，那找些熱愛古文的著名地產商、大老闆來推廣古文也是好方法。」李教授不把古文視為高級的文藝產物，他隨意提出的，都是把「古文」滲透在生活中的實用方法。人生處處有文章之道，由李教授來體現，相信無人不折服。

在香港推動文學之路難走，李教授一直很明白。他在〈文學解藥？在香港重讀卡繆的《瘟疫》〉中如此說：

其實我孜孜不倦地在課堂內外大談現代文學經典，原因之一正是香港這個「大多數人不看書」的商業社會需要像我這樣的「唐吉訶德」，試問在一個書香四溢、黌宮幢幢的地方，還需要我來饒舌嗎？

……

在大多數不讀書的香港人中至少還有少數人要讀書，而且還要讀相當難的文學經典。我這個以文學為職業的人，不拔劍相助，是否有愧職守？

（載《浪漫與偏見——李歐梵自選集》）

現代文學經典尚且被冷待若此，要引起學生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豈非迹近無望？李教授或能給我們一點啟示：「老師本身該熱愛古文，設法把古文精作彩講解，並把當中美好的、有意義的、有文化深度的東西帶給學生，讓學生有興趣讀下去，這就是老師的責任。學生缺乏興趣是問題，老師自己不願意花心思教古文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。」也許，「唐吉訶德」的精神才是解困的良方。

